



他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儿子，他是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出身名门，他谨记家训“认真演戏，正直做人”。他说，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做平常的人，演不平常的戏。他就是京剧舞台第一花脸名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在最近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代表广大艺术家宣读了《文艺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议书》。

与尚长荣老师聊天总是既轻松幽默又受益匪浅。他心态极其平和，始终笑眯眯的。走下舞台，他就是一个和蔼的长者，一个不落伍的睿智老人。

三部大戏铸辉煌

尚长荣的名字对广大观众是



尚小云尚长荣父子

如雷贯耳。他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儿子，用眼下的话说就是“星二代”。他1940年出生于北京，5岁便在《四郎探母》中扮演小杨宗保，10岁正式拜师学艺，自此走进梨园界。

党中央发出了支援大西北的号召，1959年他来到陕西省京剧团，在自己的艺术履历上写下了《山河泪》《盗御马》《取洛阳》等剧目。近30年的坚守，他从一位崭露头角的京剧新秀成为名满西北的京剧名角。

1987年，剧本《曹操与杨修》掀起了他心中的波澜，为了将其搬上京剧舞台，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他“携着剧本，夜出潼关，坐上火车，听着贝多芬的《命运》潜入上海，寻找合作者。”那时他在上海举目无亲，是对京剧事业的酷爱帮他敲开了上海京剧院的大门。

《曹操与杨修》1988年在天津首演的成功，坚定了他的艺术追求，那个千回百转的魏征浮上了心头。魏征的故事是在中学课本里读到的，他被李世民的开



尚长荣

做平常人 演不平常的戏

柳秀文



当代英杰

排的这出大戏，领导找到了他，尚老说就再打拼一回吧。这个戏连排带演就是12年，又是一个大满贯。

回顾自己的三部大戏，尚老概括为“三世”，即：《曹操与杨修》是警世之作；《贞观盛事》是醒世之作；《廉吏于成龙》是劝世之作。三部大戏铸就了尚老京剧艺术事业的辉煌。

《霸王别姬》拍成了3D片

说到近况，尚老脸庞微微泛红。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去年



尚长荣(右一)等与收藏《霸王别姬》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斯蒂尔(右二)合影。夏嘉摄

73岁之际，他演出的《霸王别姬》被拍成了2D、3D片。这是最古典的中国民族京剧和现代的3D技术全景声的结合。

影片今年5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奥斯卡颁奖之处首映，40多位奥斯卡评委出席观看，感到非常震惊。此前杜比剧院仅在全球挑选过12部影片举办首映活动。而首映式上中国京剧演员们走过了星光大道，走上了红地毯。西楚霸王和虞姬的海报精美绝伦，灯光璀璨绚丽，“长枪短炮”轮番“轰炸”，5月30日晚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京剧之夜”。南加州大学戏剧艺术学院院长看完影片后发来短信，



3D版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说影片让他印象深刻，服装布景也非常漂亮，影片的3D效果是他所看过的电影中运用得最好的。美国6所高校表示将收藏此片。演员卢燕请来了很多美国朋友看片，她说：“我们的国粹真是了不起。”对此，尚长荣感慨地说，虽然我参与了好几次电影拍摄，3D却是第一次。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演员在镜头前的表演更加细腻，充分展示了京剧

明，被贞观之治带来的唐代辉煌所感动。从1981年起，他就任琢磨用京剧表演这段历史。虽然这段历史已被搬上话剧舞台，但京剧尚属空白，创作京剧《贞观盛事》是平地起高楼，没有任何借鉴。该剧核心就是“谏”，魏征敢“谏”，李世民虚心“纳谏”，尚长荣把李世民和魏征的原话转化为戏剧语言，深刻感人。

《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两出大戏上演后，尚老已经62岁，他申请退休。这时在新闻界朋友的“忽悠”下，《廉吏于成龙》又上马了。为了剧院自己编



《曹操与杨修》剧照。赵艳艳摄



尚长荣为基层群众表演。高扬摄

艺术最美妙的瞬间。期盼将来中国京剧能用最现代化的方式走向世界。

牢记家训德艺双馨

精湛的演技，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尚老赢得了两座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奖杯。在这个制高点上，他继续攀登，成为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奖——梅花大奖第一人。面对三部大戏的辉煌，三朵梅花的绽放，功成名就的尚长荣依然淡定平和。这都得益于他严格的家教。出身名门，父亲并不放纵子女，他要求孩子们：认真演戏，正直做人。这蕴含丰厚的八字家训，尚长荣牢记了几十年，并形成了自己的座右铭：做平常的人，演不平常的戏。

他说，父亲身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家产，但是他们得到了一笔最大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

“只要编剧敢写，我就敢拍。”刚刚在中央台热播完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导演吴子牛说，“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红色革命历史剧，我坚持认为它是一部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它能够播出就代表着中国的政治进步。”吴子牛本是中国当代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虽然改拍电视剧，但那一代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的忧患与责任，在他身上依然十分明显。



人生因高考而改变

对吴子牛来说，拍这部剧不光是“命题作文”，“我那个时代走出来，一步一个脚印，跌跌撞撞，它跟我的关系太密切了。”这部剧，是吴子牛拍给自己和同龄人的“致青春”。

吴子牛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擅长诗书画，在四川乐山一带很有名。他的父母都是师范学校的老师，父亲教心理学和教育学，母亲教古典文学。这样的家庭，再加上亲戚中有一些国民党的关系，吴子牛小时候的经历并不愉快。

如同《邓小平》里的田源、夏建国等热血青年，吴子牛也当过知青，曾插队落户到四川乐山大渡河南岸的安谷人民公社。1972年，因为文艺特长，他考上了当地的毛泽东文艺学校，毕业后加入了乐山文工团，演话剧。

1977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高考恢复。吴子牛正好赶上了这趟车。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后，吴子牛在河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不敢看自己是被拒绝还是被录取。直到天黑了，他才忐忑不安地拆开了这封薄薄的信件，借着路灯的微光，看到自己被录取了。他兴奋地跳进河里，“只有冰冷的河水才能让我冷静下来”。

吴子牛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那届学生分成3个阶层，第一种是“世家子弟”，像陈

心怀家团

吴子牛

赵晓兰 汪伟志



凯歌、田壮壮、赵劲，他们的父亲陈怀皑、田方、赵丹都是电影界前辈；第二种是“干部子弟”，如胡玫、李少红；第三种是“平民子弟”，如吴子牛、张军钊。“但是我们的成长经历是相似的，都像白纸一样，饥渴地学习电影这种新鲜事物。”吴子牛说，“之所以要感谢邓小平，是因为他反对血统论，认为人的出身不重要，只要本人爱国、努力就行。我们班里还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女儿，没有邓小平的指示，很多人是不可能招进来的。”

念剧本把领导念哭了

毕业后，吴子牛被分配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他自认被“文革”耽误了青春，于是一踏上工作岗位便“只争朝夕”。他的处女作是《候补队员》(1983)，拿到剧本后，他花了1个月的时间从头至尾重新写了一遍，没日没夜地写。写完之后，他回到厂里念给领导听，念了4个多小时，嗓子都哑了，只见领导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尽管拍摄条件极其艰苦，但《候补队员》一鸣惊人，在国内最权威的金鸡奖评选中得了最佳故事片特别奖。

1984年，吴子牛还带着这部处女作去国外电影节参展。当时国内正值国庆日，有一天他跑步回到旅店，看到电视上转播天安门阅兵。当镜头切至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的画面时，他热血上涌，眼泪哗哗地流。“没想到过了很多年，我又亲手将这一幕搬上了荧屏。”

吴子牛的第二部片子《喋血黑谷》(1984)当年卖了280份拷贝，为厂里净赚了18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潇湘厂见这位新人又得了奖又给了厂里赚了钱，就给了他很大的创作自由，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放手玩“艺术”。

吴子牛剖析自我，“时代在我身上打下了一辈子的烙印。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梦想，能吃苦，心怀家国。”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拍过《南京大屠杀》《国歌》等细腻悲壮的电影，也拍过《天下粮仓》《贞观长歌》等磅礴大气的电视剧。但在内里，他一直是个寡言、孤僻的人，身在文艺圈，不喜欢去结交圈子。而拍摄片子，却极具爆发力，尤其喜欢在战争中挖掘深层的人性，有人送给他个名号“嗜血导演”。(据《环球人物》报道)



折中的邓小平的演员拼戏。导演吴子牛给

我们不但需要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体制，更应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看清真实的中国社会基层的人是怎样个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里干什么、想什么、向往什么。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入地、细致地展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谈文学作品。

如果抛弃先入之见，公允地看，八股文中也有一些好文章，其文章结构、破题立论、写作技巧、文采涵养等，都有独到的地方。即便不那么功利地作为议论文范本，也不失为一种学习写作的参考。哪怕是那些不好的八股文，拿来读一读看一看，也是一种阅历，至少可以知道到底哪不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评论员陆文江认为。

中国电影近年以三四线城市的电影市场和互联网的新思维主导的新的观众群的涌现，为电影的“换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电影都不走国外参展竞赛的“艺术电影”路线，而是在本土市场上直接和好莱坞电影竞争，在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市场上显示了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谈中国电影“换代”。



非常好声音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规范，演艺行业也该到规范的时候了，否则的话，这么多喜欢你的老百姓粉丝，他们最后一定会失望的。而且，你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会惨淡无光。人都做不好，怎么可能演好戏？

——国家一级演员林永健表示。

综艺节目电影版的最大卖点，在于通过同名电视节目获得的高“知名度”，而最大的难点则在于故事性、趣味性和艺术性，后者正是中国电影有所欠缺的地方。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数字屡创新高，但观众口碑和欣赏指数却与之不匹配，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陈芳谈综艺节目与电影。

曾几何时，我们以电影在长期实践中与观众形成的是这样一种契约：一个跌宕起伏、逻辑完整的故事才能令观众沉醉其中，感情激荡。但在如今的媒介环境中，这种契约似乎正在崩塌，观众对碎片化叙事的接受度正在迅速提高。哪怕逻辑混乱，只要有夺人眼球、引人发笑的包袱、噱头乃至“鲜肉”扎堆的画面，同样能吸引观众。

——学者彭侃谈眼下的电影市场。(黄盛辑)